

7954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三)



香港偉明書店出版

目

次（第八集）

二十二 「家醜」外揚……………三

二十三 落拓江湖……………四七

二十四 陌路相逢……………六九



楊牧長嘆一聲，裝模作樣的緩緩說道：「家醜本來不便外揚，但事已如斯，我也只好請各位主持公道了。孟元超，你站出來！」

二十二、「家醜」外揚

人天無据，被儂留得香魂住。如夢如煙，枝上花開又十年。
十年千里，風痕雨點斑斑。莫怪憐他，身世依然是落花。

——調自珍

陳天宇道：「不錯，這是清宮侍衛的朱雀金牌。小時候我曾在先父的衙門見過的。」原來陳天宇乃是宦官人家的子弟出身，他的父親曾經做過清廷派駐拉薩的「安撫使」，經常有大內侍衛來到他的衙門的。

金逐流道：「尉遲大俠，這個鷹爪孫是怎樣給你抓來的？」

尉遲燭道：「昨日我在路上碰見石朝璣，這廝是他的接應。我追拿石朝璣，慚愧得很，只捉着這廝，却給石朝璣跑了。不過，從他的口中也還可以盤出一些東西！」

金逐流笑道：「尉遲大俠，你真是神通廣大，捉了這麼一個人來，我們都未知曉。好，有了這個活口，事情的真相就不難大白了。」

原來尉遲炯將這人帶上泰山，點了他的穴道，在人叢中一擱，這才出來質問楊牧的。當時大家都在留心聽齊建業和楊牧的說話，尉遲炯悄然來到，竟是誰也沒有發覺。

齊建業鐵青着面，說道：「這個鷹爪孫的說話就能夠相信嗎？」

陳天字道：「問問他的口供，又有何妨？」

金逐流也道：「不錯，讓他和楊武師對質，是真是假，總可以聽出一點端倪。」口氣之中，顯然已是對楊牧有了懷疑，比較相信尉遲炯的說話了。

齊建業面色越發難看，說道：「真金不怕烘爐火，尉遲大俠信不過我這世姪，那就只管盤問你這『人證』吧。不過楊牧並非犯人，可不能由你審問。」言下之意，即是許那個衛士和楊牧『對質』，祇能由楊牧去盤問他。這話固然是在發尉遲炯的俾氣，同時也是針對金逐流的。

金逐流心中暗笑「這個老頭兒火氣倒是好大。」說道：「這也好。尉遲大俠，你解開這鷹爪孫的穴道，咱們且聽他說些什麼？」

尉遲炯解開那人穴道，喝道：「快說實話！」

這人也相當倔強，閉着嘴哼也不哼。尉遲炯冷笑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輕輕在他背上一拍，這人登時面如土色，冷汗迸流。原來尉遲炯用上分筋錯骨的手法，只是這輕輕

輕一拍，那人渾身的關節穴道，便似有無數利針插了進來似的。那人抵受不住，顫聲叫道：「你要我說些什麼？」

尉遲炯道：「石朝璣是不是曾經暗中來過這兒？」那人點了點頭，「不錯。」尉遲炯問：「他偷上泰山，圖謀何事？會見過什麼人？」

牟宗濤站在一旁，聽尉遲炯盤問這人的口供，聽到此處，饒是他如何故作鎮定，臉上已是不由得微微變色，心頭更是有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，再也裝不出那副悠然的神態了。

就在牟宗濤心中顫慄，衆人也都在凝神靜聽，要聽這名大內侍衛說出石朝璣偷上泰山是和什麼人勾結的時候，忽聽得一聲驚心動魄的慘叫，那名大內侍衛突然倒地，七竅流血！

尉遲炯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施救，只見這人的腦門插着一枚小小的梅花針，早已氣絕了。

尉遲炯大怒喝道：「是誰偷施暗算？」目光不知不覺的盯在楊牧身上。

楊牧故意大驚小怪的嚷道：「尉遲大俠，你的分筋錯骨手法也未免太厲害了！怎不小心點兒，把這活口扼斃了！」

尉遲炯怒道：「什麼，你是說我扼斃的麼？你不見他的腦門插着一枚梅花針？」

楊牧這才慢慢走近，裝作開始發現的神氣，冷笑說道：「你總不至於懷疑是我吧，我可沒有這樣高明的暗器功夫。」

尉遲炯一想不錯，楊牧的本領有限，這暗器若然是他所發，決計瞞不過自己的眼睛。目光於是不知不覺的又移到了牟宗濤身上。

但牟宗濤站立之處和他距離頗遠，而且是在平台上正面向着會場的，場中多少高人，他若出手，焉能瞞過這麼多人的眼睛？所以最合理的推斷應該是：發暗器的人是混在尉遲炯背後這一堆人叢中的。但尉遲炯也注意過了，在他背後這一堆人中，並沒有足以令他也難以防備的暗器高手。

這人是誰呢？尉遲炯不禁大爲驚異了。

牟宗濤負手閒立，意態悠然。當尉遲炯的目光和他接觸的時候，他這才緩緩說道：「尊夫人號稱千手觀音，若論暗器的功夫，在場的人恐怕沒有誰比尊夫人更高明的了！」

祈聖因柳眉一豎，站了出來，怒道：「牟宗濤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牟宗濤道：「尉遲夫人，你切莫誤會，我可沒有說是你暗算的，我的意思只是想請你參詳一下，你是暗器的大行家，或者可以從這枚梅花針看出那人的門派來歷？」

尉遲炯用目光詢問他的妻子，夫妻兩心意相通，祈聖因微微的搖了搖頭。原來她早就提防牟宗濤可能謀殺人證，因此一直都在注意着牟宗濤的。牟宗濤的確是未曾發過暗器。

祈聖因心裏想道：「可惜我只是注意一個牟宗濤，卻沒提防他們還有本領高明的黨羽，看到這人的暗器功夫只有在我之上，決不在我之下。」當下拿出一塊磁石，將那枚梅花針吸出來一看，一看之下，不覺皺了眉頭。

尉遲炯道：「怎麼樣？」祈聖因道：「這是用孔雀胆藥液淬煉過的毒針，傷人立死。」尉遲炯不覺也皺起了眉頭，說道：「名門正派是決不會用這種歹毒的暗器的。」祈聖因道：「這種毒針，我也還是第一次見到。邪派中最歹毒的暗器，我曾經見過的，也不過是鶴頂淬煉的而已。」牟宗濤冷冷說道：「我所邀請的賓客，可並沒有邪派中人。」

金逐流道：「尉遲大俠，這厮可曾透露過什麼口風？你說出來讓大家聽聽，咱們再行判斷。」

尉遲炯緩緩說道：「他並沒有透露石朝璣像上泰山是約會什麼人，不過却也透露了一點口風，石朝璣和楊牧並不是對頭冤家，恰恰相反，他們是好朋友！」

楊牧冷笑道：「死無對證，現在只好任憑你說了！」

尉遲炯怒道：「你是說我捏造的嗎？」

楊牧道：「不敢。但你既然可懷疑我，我為什麼不能懷疑你？哼，我受了石朝璣的雷神指之傷，如今尚未痊癒，又怎能突然變成了他的好朋友了？」

齊建業忽然縱聲大笑，說道：「尉遲大俠，你上當了！」

尉遲炯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我上了什麼人的當？」

齊建業道：「你上了石朝璣和這鷹爪的當了。你是個老江湖，難道還不明白嗎？」此言一出，有幾個人不約而同的叫出來道：「不錯，這是栽贓反誣的離間之計。」

齊建業道：「對啦！正因為石朝璣不能迫使楊牧就範，反而成了仇家，是以他們才故意造楊牧的謠言！嘿嘿，這樣的詭計，想不到尉遲大俠居然也會相信。」

尉遲炯道：「今日之事是死無對證，但事情總還會有水落石出之時。」

楊牧道：「好呀，尉遲炯你現在還在懷疑我嗎？哼，你這是什麼居心，倒是值得我思疑了！」

尉遲炯虎目圓睜，喝道：「你思疑什麼，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！」

齊建業連連搖手道：「這件事情已經結束，你們還爭吵什麼？」他知道尉遲炯極不

好惹，心裏倒是希望息事寧人。

不料楊牧却不聽他勸阻，冷冷說道：「尉遲大俠，孟超元是你的好朋友吧？」

話題突然扯到孟元超身上，在孟元超是意料之中，在尉遲炯却是意料之外，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不錯，孟元超是我新近結交的好朋友，這又怎樣？」

楊牧搖頭晃腦的說道：「這就難怪了！」

尉遲炯大怒道：「你倒底要說什麼，打開天窗說亮話吧！」

楊牧長嘆一聲，裝模作樣的緩緩說道：「家醜本來不便外揚，但事已如斯，我也只好請各位主持公道了。孟元超，你站出來！」

這幾句話宛似晴天霹靂，獨自悄悄的躲在一角的雲紫蘿幾乎給它震暈，她就是做夢也想不到楊牧會說出這種話來，來得太過突然，這霎那間，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中只是感到一片茫然：「他究竟要說些什麼？」

此事雖然早在孟元超意料之中，但在要來的終於來到之際，他也不禁有點驚惶失措了。

楊牧喝道：「怎麼，孟元超你不敢站出來回答我麼？」

孟元超一咬牙根，大步跨出場中說道：「楊牧，你莫含血噴人！」

齊建業冷笑道：「你怎知他是含血噴人？哼，哼，他還沒有說話你就害怕了？這是不打自招嗎？」

楊牧沉聲說道：「各位前輩，各位朋友，我楊牧是忍無可忍，只好說了。孟元超這厮，他勾引我的妻子！我要請各位主持公道！孟元超，你敢否認有這事麼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那有此事！」但他心中不無多少怯意，說出話來，聲音並不響亮。

好奇之心，人人都有。尤其對於別人的陰私，某些人更是特別感到興趣。這霎那間，全場寂靜無聲，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響。過了片刻，竊竊私議之聲才突然爆發，雖然只是耳語，但四方紛起，場中亦是顯得相當亂哄哄的了。好些人心裏都是想道：「此事若然是誣賴孟元超的，孟元超還能不暴跳如雷麼？如今他却並無理直氣壯的模樣，這事看來只怕是真的了？」

雲紫蘿又是羞慚，又是吃驚，又是氣憤！在種種錯綜複雜的情緒之中，還有幾分受騙的悲哀！她和楊牧做了八年夫妻，雖然她不真愛丈夫，在她的心目之中，楊牧却總是一個愛她敬她的「好丈夫」的。爲此，她還會深深的感激過楊牧。想不到這個「好丈夫」現在露出了本來面目，把她過去的幻想都弄得好像肥皂泡般的破滅了。

雲紫蘿一陣眩暈，幸虧她是戴着人皮面具，旁人看不見她臉上的神情，但身子搖搖

欲墜，坐在她旁邊的人却是注意到了。

那人說道：「噢，你怎麼啦？尉遲夫人，你的朋友——」這人本來想伸手扶雲紫蘿，但因雲紫蘿是個陌生女人，穿的又是寡婦孝服，他畧一遲疑，想起了這個寡婦，是和祈聖因一同來的，因此便把祈聖因叫來。

雲紫蘿輾然一省，連忙鎮攝心神，說道：「沒什麼，我只是稍稍感到有點頭暈，不必驚動尉遲夫人啦。」

祈聖因走過來道：「大概是人多氣濁的關係，我和你到清靜一點的地方去，好嗎？」雲紫蘿道：「多謝夫人關心，我只是偶然不適，現在已經好了。」

祈聖因是有經驗的婦人，早看出雲紫蘿是身懷六甲，心想她昨天經過一場劇戰，今天又起得早，昨晚想必沒有好睡。是以聽雲紫蘿說是頭暈，也就不覺得什麼奇怪了。

雲紫蘿道：「尉遲夫人，你那邊有事，請不必爲我操心了。」

祈聖因道：「楊牧也真是太不要臉了，他這分明是自己抹污臉孔，來轉移別人的視線。讓人家議論他的家庭醜事，這樣一來，就不會深究他和石朝璣勾結的事情了。哼，真是無恥！」

發了一個議論之後，接着說道：「我有諸葛武侯秘方配製的行軍散，你服一包試

試。好好歇歇，待會兒，我再來看你。」

雲紫蘿聽了祈聖因的說話，心裏十分難過，暗自想道：「尉遲炯爲人正直，爹爹也是曾經稱讚過他的。他該不至於無中生有，誣賴楊牧吧？唉，但若說是楊牧真有那事，我又怎敢相信？」跟着又想道：「他和石朝磯勾結之事，是真是假，暫且不論。他當着天下英雄面前，破壞孟元超的名譽，這却是大大的不應該了！唉，我真想不到他是想的一套，說的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的反覆小人！」想起那晚楊牧還口口聲聲對她說是要「成全」她和孟元超，因而才要詐死的事情，不覺心中苦笑：「我倒寧願他是小人，不願他是偽君子。」八載夫妻，此時方始露出本來面目。雲紫蘿苦笑之際，不由得一股冷意直透心頭！

場子裏鬧哄哄的，楊牧和孟元超正在劍拔弩張之際，倒沒有注意到祈聖因與雲紫蘿。

一陣刺耳的笑聲把雲紫蘿從沉思中驚醒，原來她的丈夫正在指責孟元超。

「並無此事？嘿、嘿，你是不是要我抖露出來？」

孟元超曾經托快活張帶過一封信給楊牧，希望楊牧能讓他見見自己的孩子的。他不知道這封信並不是在楊牧手上，心中不無怯意，想道：「抖露出來，我不要緊，紫蘿以後如何能在人前抬起頭來？」

楊牧冷笑道：「怎麼，不敢說話了嗎？」

孟元起道：「不錯，我和尊夫人是青梅竹馬之交，但自九年前分別之後，可就沒有見過她。更不會有如你所想像的苟且行爲。」

楊牧冷笑道：「孟元起，你還是老實點吧。只要你交還我的妻子，我倒可以不再追究。」

孟元起又氣又急，說道：「你，你這話是從何說起？我根本就沒有見過尊夫人！」楊牧冷冷說道：「你倒抵賴得乾淨！我下喪那天，你跑來搶了我的孩子，那賤人則在你來之前離開楊家，難道還不是和你約好私奔的麼？這件事情，是我的姐姐和我的六個門人都親眼見到的，難道還能有假？」

齊建業道：「不錯，這件事情我也是知道的！」

把楊華從楊大姑手中搶走的是宋騰霄，宋騰霄當時是蒙着面的。是以齊建業聽得姪媳說起此事，也把宋騰霄當作是孟元起了。

不過楊牧後來却是知道並非孟元起的，他現在一口咬實是孟元起，當然是存心誣賴孟元起的。

孟元起不知此事，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什麼，我、我、我、你、你、你——」

楊牧冷笑道：「什麼你我我？」

孟元超瞿然一省，心道：「我幾乎露出真情。」定了走神，說道：「什麼，你的孩子竟然給人搶走？但這事却的確是與我無關！」

楊牧「哼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與你無關？你爲什麼這樣着急？別抵賴了，你把那賤人藏在何處，快快從實招供吧！」

雲紫蘿是個外柔內剛的女子，聽了丈夫一再罵她「賤人」，幾乎氣炸心肺，心裏想道：「他這樣侮辱我，我還何必顧他體面？」正要「不顧一切的站出來大叫」我在這兒！」幸好在她心念方動之際，有一個人却站出來替孟元超解圍了。

這個人是邵叔度。

邵叔度緩緩說道：「楊武師，恐怕你誤會了。尊夫人在什麼地方，我倒知道。」楊牧也是認識邵叔度的，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邵老前輩，你怎麼會知道的？」

邵叔度道：「尊夫人有位姨母，嫁給我的好朋友蕭景照。我們兩家乃是鄰居，住在太湖的西洞庭山。尊夫人是上個月來到西洞庭山投奔她的姨母的。楊武師，你若不相信，可以和我一同到西洞庭山去，包管你們可以夫妻相會！」

陳天宇也出來作證道：「不錯，我有一位朋友名叫繆長風，那幾天正好在邵家作

客，他也曾親眼見到尋夫人。」

兩位老前輩相繼出來作證，楊牧自是不敢再向孟元超討還妻子了。牟宗濤哈哈笑道：「原來是一場誤會，揭過了就算吧。」他另有顧慮，倒是不願意這件事糾纏下去的。

衆人正以爲可以風平浪靜，不料楊牧却道：「且慢，事情還沒了呢！」

孟元超料不到他又枝節橫生，怔了一怔，冷冷說道：「尋夫人的下落已經分曉，證明與我無關，楊武師還有什麼指教？」

楊牧却回過頭來，向邵叔度恭恭敬敬施了一禮，說道：「邵老前輩，楊某尚有一事未明，要想請問。」

邵叔度道：「請說。」

楊牧問道：「拙荆投奔她的姨母，不知可有攜帶小兒？」

邵叔度道：「令郎老朽倒是沒有見到。」楊牧道：「這麼說只是拙荆單身一人了？」

邵叔度道：「不錯。」

楊牧問完了邵叔度之後，又再回頭來，向孟元超冷笑說道：「私奔之事，算我是錯怪了你。但我的兒子是你搶去的，這你總不能抵賴吧！妻子我自己去找，兒子可還得向你討還！」